

外婆

□ 聂耀宗

3月6日，表妹结婚，我又见到年迈的外婆，刹那间，所有的往事开始如潮水般奔涌……

说起外婆，我总会想到“教育”两个字。按说一个目不识丁的妇人怎么能和教育扯上关系呢？但在外婆的生命历程中始终都辉映着教育的光华。外婆与教育之缘首先得从外公说起。外公读过私塾，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科班出身，加上外公勤勉善思、饱览群书、口才出众，很快在当地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小时候常听妈妈说，每年农闲时，空旷的打谷场就是外公的舞台，大家特别喜欢听外公讲那些悠远而离奇的故事，外公生动的演讲则成了当时农村那些庄稼人一份难以忘却的文化记忆。虽然外公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直没有外公的用武之地。后来，新中国成立了，机会也来了，有次外公兴奋地回来告诉外婆，说政府有人找他去教书，但前提是义务的。“免费教书”，若换成其他妇人，肯定不会同意，因为当时家里的男人是重要的赚取工分的来源，放弃大把的工分不要，跑去做免费的教书匠，简直匪夷所思。然而，外婆却说，免费也去教。外婆回答得斩钉截铁！就这样，外公做了一名义务的人民教师，而外婆却起早贪黑地在泥土里挣着可怜的工分。当然，外婆的做法在当时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就这样，外婆在别人的嘲讽中，默默支持着外公从教，直到外公获得认可，成为名师，并桃李满园……

但后来，外公却因病英年早逝。外婆忍着悲痛，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在外婆的坚持下，我的母亲考上了肥西中学，成为当时乡里唯一一个上初中的女孩，算得上是一种奇迹了，可是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母亲不得不于大串联之后告别学校，辍学回家务农，这也成了外婆至今心中永远的痛。

外公去世后，外婆对舅舅要求格外严格。外公的溘然长逝，也让原本顽劣的舅舅好像突然长大似的，变得乖巧起来，在外婆的教育下开始玩命地读书，成绩也愈发的优秀。可对此，大舅妈却颇有微词，多次提出让舅舅辍学，好去学个什么“匠”（瓦匠、木匠、漆匠啥的）为家里赚钱。其实，这也不能怨怪大舅妈，因为她说的也是当时农村男孩普遍的生活轨迹。

为了说动外婆，大舅妈还发动了庞大的劝谏团，但最终外婆力排众议，坚决让舅舅读书，最终舅舅也没辜负外婆的希望，考上了肥西师范（当时农村孩子眼里的圣地），跳出了农门。在外婆手中，她让众人眼中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舅舅的成功在当时的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原来农民的孩子也能成为城里人。就这样，舅舅成了许多农村娃的励志偶像，简陋的草屋里开始有了读书声，贫瘠的土地上也开始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当然影响最大的要数我们兄妹了。

记得从小，母亲和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舅舅，舅舅一个个勤学的故事早已成为我们心中一个个励志经典。后来，姐姐被外婆接了过去，一直在外婆身边读书，再后来我也步入姐姐的后尘。而当时，外婆一边帮舅舅带小孩，一边忙农活，另外还要关心小姨娘、表妹、姐姐和我的学习，即便如此，外婆却从未让我们插手农活，这种特殊现象总会引来村里人异样的目光，但外婆却用她的勤劳、智慧和别人无法企及的眼界默默地坚守着她心中的“教育信仰”，并用她那双粗糙的双手缔造着一个个育人传奇……

如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并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愈加懂得外婆的伟大。是啊，外婆是了不起的，这不仅反映她对教育的执着，更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智慧。因为在外婆家那个不大的村庄里，人际关系却相当的复杂，舅舅常笑言，草房郢（外婆所在的村子）堪比如今的中东、阿富汗和叙利亚，派系纵横，民风彪悍，但就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里，外婆却总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各种关系，在逼仄的空间里纵横捭阖，追求着自己的生活理想，对于一名独自带着四个年幼孩子讨生活的妇人来说，怎能不让人佩服呢？这种能力、智慧和眼界是很多男人都望尘莫及的。

外婆今年89岁了，虽然岁月的风霜已把她的脸庞雕琢得沟壑纵横，但外婆依旧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尤其是清晰的思维丝毫不逊色于许多年轻人。外婆的一生虽无丰功伟绩，但在我心中却已沉淀成一种传奇……

祝福外婆！祝她健康永驻、平安幸福，快快乐乐直到永远……

怀念徐校长

□ 庞立群

徐校长应是父亲为数不多的莫逆之交。

印象中的徐校长那时也就50出头的年纪，中等个头，身材清瘦，甚是健谈。其实徐校长与父亲接触最多的时候，他已不做校长多年，只是父亲习惯上还是这么称呼他。

父亲与徐校长不在一所学校任教。或因那时课业负担不像现在那般繁重，也不流行课余补课什么的，徐校长得以有闲常来我家窜门，一聊二三个小时。他们聊的话题应该不外乎学校工作、家庭或是彼此都熟悉的人与事。彼时，我应该还刚上初中，似懂非懂的年纪。我们家那时还住老房子，冬日的晚上我喜欢在客厅里一边泡脚一边听他们闲聊。有星星的夏夜，徐校长常穿着大裤衩、汗背心，摇着折扇，在我家的小院里就着晚风与父亲聊上一阵。

徐校长是教物理的，尽管我不曾做过他的学生，来我家窜门时，他时常会结合生活的常识给我讲授一些物理知识。譬如，往保温瓶灌开水时，别灌太满。不灌满时，瓶口有层空气，属热的不良导体，能更好地防止热量散失；腌菜要半月才会变成，而炒菜时加盐几分钟就变咸了，那是因为温度越高，盐的离子运动加快的缘故。都过去这么多

年了，今天想来还是言犹在耳。

20多年前老师间的交往，实在是简单，无非是清茶一杯，也不会在逢年过节走动时互赠小礼品之类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偶有周末，徐校长来我家窜门时正好家中要开饭，父母留饭，徐校长多半是聊一会就走，更别说像今天朋友在外小聚了。徐校长烟瘾比父亲重多了，却是十分节俭，记忆中他就抽那几毛钱一包的“雪峰”牌卷烟。听父亲说，直至晚年，徐校长抽的卷烟也不超过10元人民币。

徐校长其实是个热心之人。记得九十年代我上大学时，适逢学校有位处长是他学生，徐校长还专门修书一封，请其多多关照至交之子云云。徐校长晚年与父亲走动日趋减少，实在是因为他本人前列腺等疾病缠身、卧病在床的老妻需要照顾，加之父母与哥嫂同住后，两家通达距离变远、出行不便的缘故。

日前某晚，听父亲不无忧伤地说起：“徐校长上个星期走了。只是当时他子女不曾通知，我也不知情，否则我无论如何也要去送一程的。”父亲说话时，我分明看到了他眼中隐约的泪光，徐校长消瘦的样子不禁再次在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

斯人长辞，怀念徐校长。

用温情烛照囡途

——品读迟子建最新作品集《逆行精灵》

□ 段婧

《逆行精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最新推出的旅行主题小说集，荟萃了五部最能代表其在该题材领域创作成就和艺术水准的中篇小说，包括《向着白夜旅行》《逆行精灵》《草原》《观彗记》《踏着月光的行板》等。迟子建是一位坚定地“行走在传统文学的道路上”的作家，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是她一贯的创作品格。在这部作品集中，她以旅行的独特叙事视角，观照世俗生活中的底层民众，将自己温暖、悲悯的目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暖和爱意”的文学世界。

迟子建曾说：“作家的笔要像医生手中的针，把社会的脓包挑开。”她在创作时，并不刻意回避生活中的“荆棘与迷雾”，但是她笔下的人物，并不因人在囡途而变得卑琐和沉沦，而是用自己的努力，为原本窘迫而灰暗的生活涂上一抹亮色。《踏着月光的行板》中，来自农村的男女主人公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虽然因为生活拮据无法经常见面，但他们全身心地固守着一份相濡以沫、真挚感人的爱情。中秋节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决定要给对方一个惊喜，未告知对方便怀揣礼物踏上驶往对方城市的火车，却一次次地失之交臂，在旅途中遇到种种坎坷与诸多冷漠，但他们满怀对彼此的爱意在月光下旅行，种种遭遇都被作者以诗意的语言化解为如歌的行板。作者以温情作为行文的底色，字里行间闪耀着对主人公命运的观照和对人的精神关怀的追求。

迟子建的笔调是温暖而亲切的，叙事从容不迫，虽然在讲述一个个满怀哀愁的故事，故事中也会有深沉的叹息，有难抑的悲泣，但作者用温情的力量，穿越苦难，慰藉着人们的心灵。《逆行精灵》中，众多人物相逢于旅途，又因大雨阻隔而滞留在途中，他们几乎都有自己不幸的遭遇或不好向人言说的心事，作者对他们满怀痛惜与爱怜，让他们在悠扬的琴声中直面自己心灵的创痛，自我发现，自我救赎。《草原》中，阿尔泰一家人不幸的遭遇不仅使故事讲述者“我”，也令读者一掬同情之泪，但是作者却没有一味沉溺于对悲苦之境的刻意渲染，而是在最后笔锋一宕，用马头琴曲和草原人刚毅而柔美的歌声，如春风般暖化了笼罩在人们心头那凄凉的坚冰，表达了对人生、对命运的不屈乃至宽容。

迟子建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世上道路，绝无坦途，遍布荆棘和迷雾”。她对笔下的主人公赋予温情的力量，使他们有勇气不屈从于“难以预测的命运”，“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哪怕做那逆行的精灵”；同时，她也以自己的脉脉温情，注视着他们在人生旅途中坚定前行，穿过重重迷雾，去寻找生命中“真正的光和雨露”。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总免不了会被生活捉弄，但只要保有温情，满怀爱意，谁又能说囡途不会变成洒满星光的希望之旅呢？

往事悠悠征稿啦

悠悠往事，总在心头。提起笔，记下那件事、那个人、那段岁月……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我们不要文采斐然、不要辞藻堆砌，更谢绝抄袭；原创的、真实的，都是美好的。提醒：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包含邮政编码。2015年刊发的文章，没能收到稿酬的，麻烦联系478702039@qq.com。